



# 丧失了名誉的 卡塔琳娜·勃罗姆

(德) 海因里希·伯尔 著 孙凤城 孙坤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Heinrich Böll .....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Heinrich Böll

丧失了名誉的  
卡塔琳娜·勃罗姆

(德) 海因里希·伯尔 著 孙凤城 孙坤荣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1555

Heinrich Böll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German language as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oder Wie Gewalt entsteht und wohin sie führen kann” by Heinrich Böll

© 1974, 2002,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GmbH & Co. KG, Cologne/Germ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John Hawkins &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 (德)海因里希·伯尔著;孙凤城,孙坤荣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4196-8

I. ①丧… II. ①海… ②孙… ③孙… III. ①中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770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欧雪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4.25

字数 72 千字

版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4196-8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都是虚构的。如果其中描写到某些新闻记者的行为与《画报》的所作所为有类似之处的话，那么，这不是故意，也不是偶然，而是在所难免的。

下面的报道有三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次要来源。关于这些来源，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多作解释了。这三个主要来源是：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律师胡贝特·布洛纳博士，以及他的同学、检察官彼得·哈赫。这位哈赫显然私下补充了法庭的审讯记录，对调查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做了说明，还补充了一些没有写进记录里的讨论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结果。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公众，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的朋友布洛纳的苦恼深深打动了，这位布洛纳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法解释，虽然，后来他认识到：“如果我对这事件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么不但不是不可解释，甚至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案件由于被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她的保护人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因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分，从而也许会出现某些细小的，但却是合乎情理毛病，就像哈赫所犯的那样，有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理解，

而且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至于那些次要的来源，有的有一些意思，有的则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从报道中出现的那些关系、纠纷、偏见以及苦恼和供词本身，就可以把它们弄清楚，因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 二

由于在这里谈的是关于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一种“流水式”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品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替代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作“疏通”），凡是小孩子（或者成人）玩过积水坑游戏的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用小沟使它们彼此打通。先是把这些泥水塘沟通，使积水转移方向，让水流出去，直到最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地，按规定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再不然就把它引向一条河道。这里所从事的就是“疏导”或叫作“排乾”的工作，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动”的情况，请读者原谅，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

因为难免也会出现淤塞、涵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有“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 三

我们要在这里开始报道的事实，讲起来可能有些残忍：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妇女圣灰礼仪日<sup>①</sup>的前夕。在某个城市里，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女在傍晚六点三刻的时候离家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

四天后的，经过一个戏剧性的——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词汇表达（这里出现了必要的水位差，这种差距使水得以流动）——发展过程后，在星期日的晚上，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确切地说在七点零四分的时候——这位年轻妇女来按刑事组组长霍尔特尔·默丁的门铃。这位默丁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正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酋长。这位妇女向这位惊骇的刑事组长供述，她在中午将近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她请默丁去把她的住所打开，并把死者弄走。她还报告说：她自己从十二点一刻

---

① 妇女圣灰礼仪日，耶稣复活节前四十天斋期的第一天。

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再者，她还请求把她逮捕，她愿意到她的“亲爱的路德维希”那里去。

默丁曾经参加过对勃罗姆的几次审讯，他认识她，并对她抱有一定的同情，对她的报告一点也不怀疑。他用他的私人汽车把她带到警察局，让她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然后立即通知了他的上司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一刻钟后，在勃罗姆的住所门前他们会合在一起，由一帮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了住所的门，于是这位年轻妇女的报告立刻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要尽量避免水流不通的地方，这里，我们就再多谈有关“流血”的问题，这在电视里、电影镜头上，在恐怖影片和小歌剧里是经常碰到的；如果有什么应该在这里流动的话，那并不是“血”本身。应该讲的也许是有关色彩的效果问题：这位被枪杀的托特格斯穿着一身临时做成的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许多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好吧，总之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 四

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也在圣灰礼仪日期间，在这个正在欢度节日的城市的西郊树林里，被人开枪打死了。他会不会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呢？有一段时间，这种猜测被认为并不是不可能，但后来当人们把时间的次序弄清楚后，就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确切”的了。后来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告说，他曾经把这个也是装扮成酋长模样的舍纳和一个化装成安达卢西亚<sup>①</sup>女人的年轻妇女送到一个树丛去过。不过托特格斯在星期日中午就被杀死了，而舍纳却是在星期二中午才被枪杀。尽管人们不久就发现，用来枪杀托特格斯的手枪跟杀死舍纳的手枪并不是同一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怀疑也是勃罗姆干的，因为这涉及动机的问题。如果她有理由在托特格斯身上报复，那么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在舍纳身上复仇。不过调查机关认为，勃罗姆同时有两支手枪是不大可能的。勃罗姆在进行谋杀时显得冷静而机灵；而当有人问她，是否也是她把舍纳杀死的时候，她以一种可疑的、反问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好啊！为什么不

---

<sup>①</sup> 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包括八个省。



也杀死这个人呢？”但是一旦证实舍纳被杀时她确实不在场，这种嫌疑也就被取消了。而且，谁若是认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人，或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毫不怀疑：要是果真是她杀死舍纳的话，她一定会直率地承认的。再说那个把这一对情人用汽车送到丛林去的（他说：“我倒不如说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丛更恰当些。”）司机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勃罗姆。“我的上帝啊！”他说，“这些身高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年纪二十四到二十七岁的漂亮苗条的女顾客在这狂欢的节日里有好几十万在这里跑来跑去呢。”

在舍纳的住所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勃罗姆有关的痕迹。没有一点关于那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线索。舍纳的同事和认识的人只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前后他从新闻记者聚会的酒店出来，“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

## 五

有一位狂欢节日的高级组织者，是一个酒商，香槟酒大王——他可以自夸，是他重新鼓起了欢乐。他很欣慰地表示说：亏得这两件凶杀案在星期一和星期三才公布。“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狂欢节前，那么欢乐的情绪和买卖就会全部完蛋。如果人们

发现，利用化装可以犯罪，那么马上就会失去兴趣，买卖随着也就告吹。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圣。放纵和欢乐需要信仰，这是它们的基础。”

## 六

自从这两件谋杀案在记者中间传开后，《日报》采取了很不平常的态度。简直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它采用头号标题，出号外，用异乎寻常的篇幅登载讣告。仿佛这个世界上如果发生枪杀事件的话，死掉一个新闻记者是件很特殊的事情，要比谋杀一个银行经理、一个职员或者一个匪徒都重要得多。

对于新闻界的这种过分渲染，我们应该重视。因为不只是一份《日报》，别的报纸也都把谋杀一个新闻记者看作是一桩特别恶劣的罪行，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带有近乎肃穆的性质，甚至具有宗教仪典的意义。有人竟然把它说成是“职业的牺牲”，《日报》甚至还坚持认为舍纳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虽然我们得承认，假使托特格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鞋匠或面包师之类的人物）的话，那他大概不至于被人杀死，可是我们应该尝试着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是否最好还是说，他的牺牲是由于他的职业所引起的呢？倒是对这个问题，我们

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

## 七

现在让我们从最低的水位马上再回到高一点的水位上来。不再去管什么流血，让我们丢开新闻界的那种扰乱吧！反正在这期间，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住所已被打扫干净，不能再用的地毯扔到了垃圾堆里，家具也刷洗干净安置妥当，这一切都是由布洛纳博士经手花钱办理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担任她财产的监护人，但是他通过他的朋友哈赫，获得了这样做的权利。

那么在五年之内，这位卡塔琳娜·勃罗姆怎么会有这样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呢？正如她的坐过监狱的哥哥所说：“这倒是笔牢靠的财产。”可是谁来缴纳这笔利息和还未付清的分期付款的四万马克呢？尽管房价有所上涨。勃罗姆不只有资产，同时却负着债。

托特格斯早已被埋葬（正如有些人所说，这次葬礼非常奢侈浪费）。舍纳的死亡及埋葬，就没有那样铺张，也没有那样大肆宣传。原因何在？是否因为他的死亡不是“职业的牺牲”，而

只是妒忌的牺牲的缘故呢？酋长的服装以及那支手枪（一支 0.8 口径的手枪）被存放到官方的物证室里。关于这支枪的来源，只有布洛纳是清楚的，那些警察和检察官极力要找出它的线索，但却没有成功。

## 八

对于勃罗姆在四天内的行动的调查，头几天很清楚，但一碰到星期日的行动，就弄不清楚了。

布洛纳在星期三下午亲自给了勃罗姆两周的工资，每周二百八十马克。其中一笔是本周的工资，另一笔是预支下一周的，因为他和他的夫人在星期三下午要外出休冬季假。当时卡塔琳娜不仅向布洛纳保证，甚至发誓说，她一定也要休息一下，在狂欢节好好地娱乐，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到节日就去当临时工。她还高兴地告诉布洛纳夫妇说，到那天晚上，她要参加一个家庭舞会，她已得到她的干妈，也就是她的女朋友和亲戚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的邀请。由于好久没有机会跳舞了，她对这次邀请感到很高兴。正由于如此，当时布洛纳夫人还对她这样说：“瞧着吧！小卡塔琳娜，我们回来后，也开个舞会，那你可以跳舞了。”自从五六年前他们搬到城里来以后，卡塔琳娜常

常抱怨没有机会“到哪个地方去跳跳舞”。因为在这个地方，就像她向布洛纳夫妇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些低级的酒店，在那里只能看到一些穷大学生和不用花钱的淫荡女人。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颓废派文人聚会的地方，这同样令她讨厌，而教会组织的舞会她是根本不参加的。

星期三下午，卡塔琳娜还在海彼茨夫妇那里工作了两小时，这是很容易就调查出来的；她在那里是临时帮忙。海彼茨夫妇在狂欢节期间正巧也要离开城市，到莱姆古去看他们的女儿，因而卡塔琳娜用她的大众牌小汽车把这两位老人送到了车站。虽然停车场挤得很，但她还是坚持把他们送到站台而且给他们提着行李（海彼茨夫人解释说：“她这样做，不是为了钱，对于这种殷勤我们根本不能给钱，这样做就会刺伤她。”）。可以证明，火车是五点半开出的。如果允许卡塔琳娜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在已经开始了的节日的热闹中去找到她的汽车，然后还给她二十或二十五分钟的时间开往坐落在城外公园住宅的住所，那么大概在六点到六点一刻之间她可以回到家里。这样，每一分钟都是清清楚楚的。如果允许她回家后洗一洗，换换衣服，吃一点东西，这样将近七点二十五分她就出现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舞会上了。她没有开汽车，而是坐电车去的，她既没有化装成阿拉伯女人也没有打扮成安达卢西亚妇女，只是在头发

里插了支红色的石竹，穿上了红色的袜子和红色的鞋子，领子很高的衬衫是用蜜色河南绸做的，下身是同样颜色的一条普通的花呢裙子。人们也许会认为，卡塔琳娜坐的是汽车还是电车是无关紧要的，可是这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提，因为这在调查的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九

从她踏进沃尔特斯海姆的家开始，调查就很容易。因为从七点二十五分起，卡塔琳娜没有料到，她已经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了。从七点三十分直到十点钟她离开这所住宅之前，如她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她一直“单独地、亲热地”和一个名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着舞。

## 十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感谢检察官彼得·哈赫。正是由于他，人们才知道了只限于司法内部的秘密通知，即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从勃罗姆和戈顿离开沃尔特斯海姆住所的那一刻开始，就下令窃听沃尔特斯海姆以及勃罗姆的

电话。发生这种事情时老是用这一种方式，在这里讲讲这个是很有价值的。碰到这种情况，通常巴埃兹曼纳总是打电话给他的有关上司，向他报告说：“我又需要我的插头了。这次要两个。”

## 十一

显然戈顿没有从卡塔琳娜的住所向外打电话。至少哈赫不知道他打过电话。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卡塔琳娜的住所受到严密的监视，直到星期四上午十点半既没有电话，也没有见到戈顿离开这个住所。这叫巴埃兹曼纳失去了耐心和镇静，于是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去。他们在作了安全防护措施后破门而入，对住宅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发现戈顿，只见卡塔琳娜“满不在乎地、甚至好像很幸福地”在吃早饭。她喝着一大杯咖啡，咬着一片涂了黄油和蜂蜜的白面包。她非常可疑，因为她一点也没有吃惊的样子，甚至给人以非常镇静、“尽管还不是一种洋洋得意”的感觉。她穿着一件绣菊花的绿色布料浴衣，裸露着小腿。当总监巴埃兹曼纳问她（就像她后来所讲的“相当粗暴地”）戈顿在哪儿时，她回答说：不知道。问她戈顿什么时候离开住所的，她回答说：将

近九点半钟她醒来时，他已经不在了。“难道没有告别一下？”  
“没有。”

## 十二

在这里我们会听到有关巴埃兹曼纳在当时提出的一个不大确切的问题。这个问题，哈赫曾经讲了一下，但收回了；后来又提到了，但第二次又撤回了。布洛纳却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因为他相信，如果当时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场合，就会导致卡塔琳娜产生痛苦、羞赧和愤怒的感情。因为据布洛纳和他夫人的描述，卡塔琳娜·勃罗姆在两性问题上是为敏感的，甚至表现得过于认真，因而应该考虑到巴埃兹曼纳当时由于不见了他本来确信可以落网的戈顿的踪迹，在盛怒之下有可能会提出这个不确切的问题。据说巴埃兹曼纳是向冷静地靠在小桌旁的卡塔琳娜这样问的：“他跟你睡觉了吗？”卡塔琳娜听了满脸通红，却以骄傲的胜利的姿态回答说：“不，我可不这样说。”

可以相信，如果巴埃兹曼纳真的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一刹那开始，在他和卡塔琳娜之间就没有任何信赖可言。当然，他们两者之间没有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并不能因此证明



巴埃兹曼纳真的提出了这个可疑的问题，尽管这个“并不那样恶劣的”巴埃兹曼纳有可能企图问这个问题。倒是那个参加搜查的哈赫，他在同事和友人中是个出名的“好色鬼”，当他眼看着这个很有诱惑力的勃罗姆懒洋洋地靠在小桌边上时，也许是他自己产生了这种卑劣的念头，很想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想对她做出下流的举动来呢。

### 十三

勃罗姆的住所受到了彻底的搜查，没收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些文字性的东西。卡塔琳娜·勃罗姆被许可当着女警察普莱丝的面在浴室里换衣服，但是不准把门完全关紧，因为她是受到两个武装警察的严密监视的。他们允许卡塔琳娜带上她的手提包，因为她有被逮捕的可能。因此，她可以带上她的睡衣、盥洗用具袋和一些读物。她的藏书包括四本爱情小说、三本侦探小说和一本拿破仑传及瑞典女皇克丽丝蒂娜的传记，都是从图书俱乐部借来的。由于她不断地提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的责问，最后，女警察普莱丝就很客气地告诉她，路德维希·戈顿是个一直在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证实他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也许还有别的罪行。